

無名的三一 | 第零卷

佳作 資工一甲 李翔境

0-1：普通的一日

「明天是我女兒五歲生日，她一直很期待第一次到城外逛逛，能告訴我明天天氣如何嗎？」

「這裡是萬事屋，不是占卜屋，占卜屋在隔壁街。」

明明是今天第一個客人，結果還是走錯的阿：

「不是啦，那我也去問了，就是：你也看到外面已經飄滿烏雲了吧。」

男人答到。我從板凳起身，往門口旁的窗戶走去。地板是乾的，但也已不見日照的痕跡。正午後已經敲了四次鐘，那大約日落後會開始下雨，而且這雲層的厚度，下次太陽升到頭頂時才會停止落雨吧。

「所以我才來這裡問的，你應該也會些魔法吧，能讓雨早點下或乾脆不下之類的？」艾格里西大狩獵也沒過去多久吧，現代人還沒從前人亂許願的下場得到教訓嗎：

「如果主人在的話，她應該能。」

我如此回覆，希望這客人能接受現實。

「啊，老闆嗎。她去哪裡了？」

「在某個地方戰鬥著吧，先生。門口公告有說她出差了。」

有點不耐煩了，記住待客之道阿，我。

從窗邊走回招待位坐下，抿一口冷水沖泡的茶。果然還是很苦啊。

「沒有其它的好方法嗎？」

「改天再去城外不好嗎？」

「我不想在可愛女兒生日時看見她失望的表情啊……」

要求真多啊，煩人的男人。

「知道了，那你是希望委託我們能夠確保明天放晴，沒錯吧。有準備好欲支付的報酬嗎？」

「啊，最近手頭有點不寬裕，那個……」

我瞄了一眼，衣服挺乾淨，有隨身佩劍，是騎士階級吧。騎士階級還缺錢啊：要求個別的需要的東西好了。

「那報酬就請你教我如何用武器，順便分享生日的故事就行。」

「欸！這樣就行嗎？魔法術士的雇傭很貴吧。」

「我們自己來就行。所以，成交？」

「老闆有好好教育她的接班人阿。成交。」

我送客人離開，收拾了店內的環境，走去樓上的生活空間。

「改變天氣的魔法？還沒學到，抱歉：」

「那你在學什麼呢？」

「讓垃圾長出翅膀飛出去自己分類的魔法。」

「什麼奇怪的魔法：還有垃圾倒是自己丟阿。」

主人的女兒真的是十足的怪人，明明也不出家門，滿頭黑髮也懶得剪，倒是對魔法很有興趣。

「還有別的魔法喔，像是這個。」

她使魔力環繞雙手，左手憑空變出果子大的水球，右手被空心火焰覆蓋。

「同時使用水和火的魔法喔，厲害吧！」

「這能做什麼？同時攻擊的話就是單純的魔力沖擊吧。」

「這個，嗯：變出熱水，之類的：」

她也沒想過這個能做到什麼阿，雖然熱水也不錯，畢竟水并只有冷水。

「重點不在這裡！你看，同時用兩個相反性質的魔力，很厲害吧！」

「和火相反的不是冰嗎？」

「冰是暗魔法，不能隨便學啦，你不知道嗎」

「不太懂，畢竟我不會魔法呢。」

「啊：抱歉：」

我沒表現難過的表情吧，也許她習慣道歉了。

「總之，我晚上自己去完成委託，還是謝謝。」

「啊，不會，謝謝你。」

照顧她好麻煩阿，早知道不同意主人的願望了：

之後我回到店面，時而打掃，時而坐著放空，順便弄了個長條麵包夾醃肉當我和她的晚餐，直到正午後第七個鐘響。

天已經黑了，也該關店了，蠟油還是得省著用的。就是這時候，那個討厭的侍從來給委託的。

叮咚。門上掛的鈴鐺隨著門的開啟響起，走進來個打著傘、拿著光魔法石製成的提燈的男子，全黑的禮服和胸前反射金光的胸錶表明這人身分的高貴。

「不好意思，在月黑時刻叨擾。」

012：屠龍者

歐貝萊作為老闆收養的孩子兼助手，她不在時還是會為店的生意著想的。

「沒事的，還沒開始閉店，請進，這位貴客。」

不知身分，但能看出跟貴族階級掛鉤的紳士在門口抖了抖傘上的雨水，將其置於門旁，慢步走到背對店門的雙人椅前輕輕坐下。

「招待不周，還請見諒。」

歐貝萊一如既往用冷水和少量茶葉碎屑在木杯泡了杯茶，放在客人右手前方的桌上，能招待的也只有這個。

「所以，這位大人，有希望我們能為你做到什麼嗎？」

歐貝萊轉身坐在對位的茶几上，如同往常詢問客人的願望。

男子環顧店一周，若有所思地說道。

「店長果然沒回來嗎。」

「是的，她應該還在某處忙著工作吧。」

「也沒關係，這個工作由你來也可以。」

（我也可以？以前沒見過吧，這個貴族。）

歐貝萊很小時就在主人身邊幫忙了，也能夠記住見過的客人。這位，之前可沒見過他。

他從禮服內側拿出一卷植物紙攤開在桌上。一卷國家及週邊鄰國的地圖。

「你會看地圖嗎？」

「曾經，看過些許。」

「這裡，是這座城鎮。」他指了指中心往右下靠的一個城鎮圖案說道。中心是國家的首都。「這邊往下，有一個沒有道路連接的舊國家。」

歐貝萊將腦袋探過去看了看，一個被塗黑的首都圖樣。

「舊國家是已經滅亡的意思吧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有旅者回報，說經過那邊時會有空間扭曲現象，能更快穿越那個區域。」

老紳士雙手抱胸說著。

「像是那裏被抹消了一樣。」

「你是希望我們能夠調查那裡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希望委託什麼呢，主人不在，我們能力有限。」

「夢想之國，這是那個地原本被賦予的名謂。」他用食指重新點了幾下地圖，歐貝萊的注意力也被拉回。「你有聽說過這個傳說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歐貝萊不常聽故事，這是主人的女兒才會做的事。

「能稍微說明一下嗎？」

紳士微調坐姿，像歐貝萊說起這故事。

並不是多遙遠的故事，大概六十個王國歷以前。一位女王和一隻艾格里西達成交易，女王為艾格里西的宿主，艾格里西為女王與其人民建造一座永恆的城市。

「是一隻好的艾格里西呢。」

「曾經是。」

男子繼續說道。好幾個日月之後，艾格里西的繁殖量日漸增多，其危害人族和其他種族的事件也愈發頻繁。各國決議展開艾格里西的大狩獵。

「不是每個艾格里西都是本性邪惡喔。」

「問題不在此。」

艾格里西，也被叫做許願龍。雖然比較像頸部長著觸手的蜥蜴，但因其掌管的力量而被賦予龍的名號。它們生命趨近永恆，不被利劍殺死，不為巨槌粉碎，不因魔法轟散。死後它們的肉體磨損扭曲，轉瞬即逝，一堆骨頭留在原地，而許願龍的力量也留存在上面。

「這也是大狩獵的主要原因，冒險者是主要討伐人員。」

因為大狩獵，夢想之國的艾格里西降下詛咒，那個國度陷入永恆的輪迴，莉普特——最後的許願龍，擁有詛咒力量的艾格里西，將自己永遠關在許願牆後。

「了解了，是大家自己造成的悲劇呢。」

「而我這邊想提問的，就是如何對抗那頭艾格里西。以前還未有造紙技術，冒險者也只會口口相傳，我們希望萬事屋能提供對抗許願龍的情報。」

會需要這情報，又是這襲穿著的，是哪個貴族的文官嗎，或是侍從嗎，很難猜測呢。歐貝萊想著同時起身往一旁的書架走去，從上面拿出了一本牛皮紙綁成的舊書回到座位。

「這樣吧，我們先來聽聽看屠龍者的故事吧。」

一位城邦領主的故事。

加拉德領主進入荒廢的花園。他每走一步，無論或輕或重，四周都會響起完美過頭的重複性回聲，以及同樣微弱的噪音。一段磨利傳送，用來覆蓋附近所有的聲響。

他思考著上個來到這的可憐村民是否祈求和平與寧靜。

聲音再次發出。加拉德舉起戰斧轉身衝鋒。艾格里西因鱗片反光而閃耀著的巨體從淺水池中冒出，以這淺度來說，根本容不下牠。加拉德瞄準錯位的池水，戰斧散發黎明般的炙熱烈焰，斜劈連同池水斬斷那水池，一整排灼燒痕跡在艾格里西腹部破滅。

苟延殘喘的艾格里西爬像花園的邊緣。

加拉德接近艾格里西。

「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對的嗎？」臨死的龍暗笑道。「你不想問問你父親的最後計謀嗎？你不想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我是對的。」加拉德回覆。他問，非常想問。在等這生物死去的期間，他一直想問。他必須忍住不說話。

「你忘了聯絡。」領主的副手從樹林走來。

「我知道。」加拉德回答。他讓副手去村莊，告訴領民巨獸已被斬殺。他的心思已經到了別的地方，一個需要從頭構築的未來。

「你有跟牠：交談嗎？」副手問道

領主下意識摸了隨身帶著，父親留下的無法打開的小盒子。

「沒有。」他們一起回去，什麼都沒說。

一位學者的故事。

學員爭論著。在他的生與死中，迪普的魔法做了什麼？他是矮人、人類、獸人、精靈？他完成多少任務？他對付過的艾格里西又算什麼？

冒險者談論他生命裡的聖物。他的狼徽章在何處？在老家的紀念碑裡？殞命地的沼澤中？某個藏寶箱中？

騎士將他的損失視為魔法的損失。對仍記得大狩獵的人來說，他是一種警告。迪普是否草率地接受一筆交易？他的魔力是否被許願龍吃了？那艾格里西是否活著？這些都是迪普再無法回答的問題。

佩戴刻有狼頭圖案項鍊的人，都是為了紀念一名學者，用生命觸碰魔法本質的學者，

也是為了提醒自己仍需警覺。

一群骨頭商人的故事。

他們追蹤艾格里西到不見天日的樹林，在繞樹而行時，他們不得不丟下馬車，繼續步行。

這裡是魔物的地盤，為了不被野狼、哥布林耽誤時間，沒人願意用魔法追蹤牠的痕跡。

艾格里西在一個無樹的空曠地帶等待，就像他們安排正式會面似的。牠比里德預料得還小，跟一個標準商隊差不多大。生物一動不動地立在空曠處，十個眼睛閃亮並張著大口，好像在微笑。

里德開口詢問這正不正常。里斯隨即舉起法杖，流暢地釋放魔法。這嚇了里德一跳。艾格里西落在地上。巨大的身軀掀起塵土。同時，牠依然露齒微笑、眼睛依然發光。最後，里普舉刀向前，行雲流水地砍下巨獸的頭顱。艾格里西的肉體崩解。不過幾秒，只剩一堆骨頭。

里德一臉茫然地看著，直到這名冒險者翻轉手中的劍，用劍柄敲下幾顆牙齒。「還以為許願龍都很強大。」

「要是有人許願一切不復存在怎麼辦？」里普說道，同時右手將魔杖插回背包，轉動左手指尖的尖牙。「我們說的就是這種可能性。」

這讓里德很不自在。許多龍獵人都失蹤、消失了，像是不曾存在般。數不清的冒險者，數不清的不可能願望。艾格里西在逐漸減少。如果有無法戰勝的敵人，如果要逃離將亡的世界，人類的最後機會也消失了，該怎麼辦？

「我們應該……帶幾塊骨頭給學者們。」里德建議。

「講完了。」歐貝萊闔上書本。「有了解到什麼嗎？」

「：沒有，這些故事城堡中的圖書館也有保留。」

「那我來說明一下吧。」歐貝萊將書翻回第一篇故事。「你從這篇看到了什麼。」

「不能輕易許願。」老者不假思索地回答「也不能盲目提問。」

他和他的主人，那些仍對艾格里西有執念的人，不會不知道這些常識。

「少了一點。」歐貝萊指出他的錯誤。「牠能夠窺探你的內心。」

不需要言語訴說，許願龍知道你的目的，你的渴望，你的夢想。艾格里西的第一個陷阱。

「第二篇。」歐貝萊繼續探討。「這篇隱藏了什麼資訊呢？」

老紳士重新閱讀了一遍故事。他沒有作出回答。

「其實沒啥重要的資訊。」歐貝萊輕笑道。「只是提醒讀者。知識淵博的學者、法師，經歷試煉的冒險者、戰士，都會被許願龍輕易殺死。」

歐貝萊繼續翻頁。「最後一篇比較重要。」

紳士同樣讀了一遍。「很詭異的故事。」他同樣沒有找到線索。

「第一點，艾格里西並不強。」歐貝來用食指指向對應文字。「威脅性沒比衝鋒的野豬高多少。」

「第二點。你應該知道吧，獵龍人，幾乎全都失蹤了。只剩故事書描繪他們的傳說。」紳士附和地點了點頭。

「艾格里西呢，牠們捕食願望，尤其那些不如預期發展實現的願望。但普通的願望也是延續生命的火種。牠們是不定形的魔龍，只有骨頭也算活著。」

「這就是骨頭的低語的由來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歐貝萊肯定他的理解。「這就是沒人注意到的捕食陷阱。你面對艾格里西，冒險者渴望勝利，索求戰利品，牠予以回應。大狩獵後有很多活傳奇吧？」

「他們隨身攜帶龍骨掛飾。」

「這就是許願龍的回應。」歐貝萊重新吸了口氣，鄭重說道。「牠能滿足無盡的慾望。但只要一次，一個文字遊戲，一段病句，牠就在地獄迎接你。像傳說那觸碰雙月的伊卡洛斯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牠們最喜歡這樣的願望。」

「然後：對付許願龍的方法嗎？」他重新整理腦內的知識。「你知道熔爐城的領主雷貝夫嗎？」

「一位活傳奇。也是討伐數最高的龍獵人。」

「他不是將一塊龍骨裝飾在他的辦公處嗎？」

「大家都知道。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你知道為什麼他能夠全身而退嗎？大家都委託他獵龍的理由？」

「不清楚。」紳士回答道。「他不喜歡提起這些事。」

「他尊敬龍。」歐貝萊回想在主人身旁時看見的他。「他沒有其他追求，他為了戰鬥，為了子民而戰鬥。許願龍也拿他沒辦法。總之，不要只靠勇者。他們會是好冒險者，但不會是好的屠龍者。」

紳士將他聽到的知識紀錄於攜帶的筆記上。「我了解了。」

歐貝萊起身，將書收回書架。「明白就好。這就不收報酬了，畢竟只講了故事。」

「說到報酬。」老紳士從禮服內側拿出一小皮袋，金屬間的碰撞聲引起歐貝萊的注意。「還有一個委託。建立通往夢想之國的道路。」

「這不是該委託建築隊嗎？」

「你忘了，那裡是時空扭曲的特異點，需要的是魔法師。」

「也對。」歐貝萊呢喃著，隨後說道。「但主人不在喔。」

「本來也沒打算委託她。」

「委託她女兒？她還無法把握魔力的流動。」

「她是次要。」老者眯起雙眼瞪向歐貝萊。「主要是你。」

「我？」歐貝萊摸索他的記憶，主人在時，他不曾單獨執行委託，他也確信沒人看過他執行委託。他只在黑夜的掩護下行動。「我不會魔法喔。」

「你做不到。只有許願龍的力量能在無限蝶家的錯位時空建立通道。」

歐貝萊身體震了一下，但隨即恢復冷靜。「我不明白。」

「向神宣誓，只有我和主人知道這項委託，我們亦不過問你的做法。」老紳士起身肅立，在胸前畫一個圓，表達對神的尊敬。「只要能完成就好。你們也需要錢吧。」

歐貝萊將他生命中所有失誤的可能回憶了一遍，還是沒找到被知道的理由、場景。他在書架前重新吸了兩大口氣。「我接受。」

「感謝你的合作。」紳士將錢袋往桌對面推了推。「這是訂金。明天這個時刻，我會帶另一半回來，期待你的成果。」

歐貝萊看了眼，滿滿一袋圓形的小金幣。遠高於公會會提供的報酬，符合這任務的獎金。他點了點頭表示感謝。「這麼多沒問題嗎？」

「沒問題，對老闆的慰問算在裡面了。」

歐貝萊不再想他知道多少，同時點了點頭表示感謝。

「你離開前，我能問點問題嗎？」

「請問。」

「你從哪裡知道的？你的主人是誰，你是他的誰？」歐貝萊略帶敵意地向他提問。

「第一個，機密。第二個，你會知道的，總有一天。而我是他僕從。」
 （這不是相當於沒回答嗎。）歐貝萊內新暗自吐槽。「謝謝。」
 侍從離開後，歐貝萊重新開始收拾店面。

0 | 2 . 5 : 間章 | 虛妄的屠龍者

「所以，你想怎麼做？」——一位傳奇冒險者對艾格里西的提問。

一隻艾格里西爬回牠的巢穴，無機質和有機物組成的花園，光與暗涇渭分明，時間和空間的交會處，起點，也是終點。牠將獸巢建在隱蔽的水濂洞中。

詛咒遍布夢想的國，願望之城，腐化它的空氣，崩裂整潔的地面。莉普特之前讓他離開，但他拒絕了。他聽到莉普特——大師級工匠、泡沫之城的建造者，但不是他認識的莉普特。

她的言語如何扭曲現實，她的利爪如何拉扯現實，無論哪個型態他都能認出她。現

在的她認不出他。

他在未被發現的情況下回到離去。去尋找他那個希望世界和平的夥伴。

冒險者嚇了一跳，她以為大狩獵後他就不會回來了。她的隊友為艾格里西所害，她見到他時沒下殺手，捨命掩護他離開。

「你不該來這裡。」

「我不該拜訪我的搭檔？」

冒險者嘆了一口氣。「這裡可不安全。想要做什麼呢？」她微笑為應。她也想念她的知己。

那艾格里西引路，冒險這在後蔭庇他。帶著她通過回巢的隱藏通道離開詛咒之城。

回到蛋巢。他圍繞蛋窩盤蜷身軀，他不像其他艾格里西，他渺小無力，但適合蛋巢的大小。這最後幾顆蛋是他和莉普特僅存的共同成果。

他在休息時聽著這個新莉普特的聲音——一個君王的聲音，強力且不屈服的聲音。

已經有幾顆蛋誕生了，殼中只有莉普特虛弱的鳴聲。強大的艾格里西為父獸，贈予新生命養分。而他是母獸。

他什麼都做不到，而莉普特逃避了。他無法逃避對他們的責任。

「所以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他的搭檔在巢穴入口問道。

他現在已經清楚了，朝著夥伴微笑。他要最後做一次艾格里西。

他還有最後一筆交易，最後一份給孩子的禮物，還能最後一次使用他的舌頭。

他將指尖伸向蛋們，凝聚他的聲音、生命、力量。這是他為孩子們許下的願望，一個給他夥伴的圈套。

他敞開喉嚨，最後一次說話。

／／我的蛋啊！我的孩子啊！未來的奇想啊，你們親自策畫的夢想啊！我已死去，而莉普特，你們的父獸也囚禁自己。

要記住，唯有滿足感能真正填飽你們的肚子。好好長大。吃下生命以解飢餓，並將生命當作禮物歸還。

沒有任何交易毫無痛苦，謹慎選擇你們的交易。

至於禮物，你們可以草率送給任何進入你們心中的人。他們會將生命歸還給你。謹慎選擇你會如何成長。只要答應我會活下去。

搭檔啊，我的死就掌握在你手裡。我將成為你的武器。好好珍惜。

要記得我。要記得我直到最後都是莉普特的伴侶塔利斯。／／

0 | 3 : 遙指迷途之星

「好冷……」

「一下就回去了，忍耐一下。」

歐貝萊帶著流明在城外的森林裡走著。已經是黑夜，天空下著不大不小的雨。雖然只小一歲，但跟老闆的女兒相比，歐貝萊還是矮了個頭。她在十一歲的同齡人中算矮的，而他又更矮點。

流明屬於家裡蹲，同時怕生。歐貝萊在旁牽著她前行。一來是她很怕冷，他在一旁能為她傳遞體溫；二來，在黑夜中，她一頭烏黑的長髮是天然的迷彩，也是為了確保她不走丟。他也不知道平常在街上她怎麼看不清他的銀灰頭髮的。

「感覺好可怕！」

「我會保護你的啦。」

其實任務歐貝萊能靠自己做到，只是要多花力氣。他比較喜歡偷懶。再來是有個人能用光魔法點亮環境、用魔力作傘也沒壞處。

「還是好可怕！」

「不然這樣吧。」他知道她什麼時候會保持冷靜。「有什麼故事能跟我分享嗎？」

「故事……」流明微微歪腦袋思考著。她已經說過很多故事了。

在主幹道走了段路後，他們繞道而行，往樹木群的深處走去。到了週圍不見其他腳

印的區域。歐貝萊在城市地圖的相對位置做了個記號。

「想到了！」流明輕輕拍手說道。「我聽到街上很多人唱著首歌。」

「唱唱看，感覺很有趣。」

「飛～到～月球～起～司～做的～」她輕聲哼唱著。

「什麼奇怪的東西啊……」歐貝萊笑了起來。

這時他注意到，一小球純粹魔力，不帶惡意，兩個相對本質的魔力揉合體，隨著旋律自流明的口中像外傳遞。能看到不帶性質魔力的人不多，他剛好是其一。吟遊詩人或德魯伊興許能做到，而流明不是。

他將其暫定為一種人為瘟疫，也許是某種小詛咒。他隨手一揮試圖將魔力驅散，那魔力意料之外地輕易消散了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流明對他的動作表示疑問。

歐貝萊想了想，順手用雙手將流明的臉頰往內擠了擠。

「怎，怎麼了嗎？」她很少搞懂歐貝萊的內心想法。

「沒事。」歐貝萊感覺到一小股魔力的消散。腦內的待調查清單又多了件事。「要開始尋路儀式了嗎？」

「啊，好的。」流明將攜帶的法杖以雙手握持。一根有華麗雕飾的木頭長杖，頂端有八個不同大小的空心圓形如軌道排列。她將其握在手中後，圓心顯現一個螢光綠的能

量球體，彎曲的放射線條將其與木頭圓形連接。這是她祖母從巔峰使用到暮年，不是給其母親而是傳承給她的禮物。

魔法陣以流明為中心，在她所在的地面顯現。她很有天賦，能賦予魔力所有性質，一般人只有一種。她還能不詠唱或極短詠唱，這也是屬於天才的天賦。所以歐貝萊也不會反對她窩在家裡學習，他也希望有天有屬於自己的詠唱。

她用魔力創造一個不會被打擾的半圓球體，在周圍投影星空的模擬。

「對了，順便借我點魔力。」歐貝萊向流明伸出一隻手。

流明默默將手蓋在他的手上。他們習慣如此配合了，歐貝萊也是如此學習魔法的。

他將借來的力量凝塑成蜘蛛絲般的射線，瞄準偽造夜空中北方那不曾移動的指針星。以那指針，點對點，絲線串聯起眾星的羈絆，有的上下，有的左右，將虛偽星塵重新排列。排列成夢之城大門的模樣。

流明的魔法陣往空中移動，法杖的球體緊接著旋轉、翻滾。魔法陣將其平面面向他們，其內容漸漸被願望的亮度填滿，作為一個新的入口。

歐貝萊讓蛛絲射線穿過那門，作為引路石串接到夢城的道路。途經聖人的祭壇，經過女王的花園，穿越魔物的巢穴，最後在被遺忘的國度開了一個新的城門。

一切結束後，他跌坐在地上，突然擁有又消失的力量總會給身體點不適應感。流明走到他旁邊摸摸他的頭，像對待可愛的孩子，之後才拉其起身。

「沒事吧？快點回去吧！感覺待久了真的會遇到鬼！」

「妳先回去吧。」歐貝萊擰了擰衣服上的泥土。「我有順使用魔力做記號，妳應該不會迷路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膽小的孩子拉了拉他的衣服。

「我還有個委託，待會就回去。」

離開前流明又撫摸了他的頭，畢竟高的摸矮得很順手，感覺也不錯。「要早點回來喔。」

「知道啦。」歐貝萊揮手道別，同時打上還沒用的油紙傘。他佇立等待幾分鐘，計算流明的步伐差不多遠離後，重新望向依舊下著雨的天空。

歐貝萊總是帶著捕夢網樣式的項鍊，和一條綁有大硬幣的手鍊，一枚綠色長條，表面尚且平滑的硬幣。他不知道這些從哪來，或是戴著的理由，只知道有記憶起它們就在身旁。

他將右手握在胸前的捕夢網吊墜，回憶那騎士父親的願望。手掌凝聚夢的力量，綠色的魔法纏繞他的手腕。他將油傘放於地上，向天空伸出充滿可能的右手，向雲的高度伸出血肉之軀的左手。雙手同時輕握，然後他將雲層扯了下來。

歐貝萊將雲朵壓縮成球，拿出他那艾格里西牙齒磨成的骨刀，將球體放在刀尖，雲被吸收。天空不再有雲。

天空放晴，是一個不準確的願望。太陽雨、在黑夜拉起太陽、甚至將太陽拉向大地。令人畏懼的結果使艾格里西強壯，但他不喜歡。而讓人滿足的願望，甘甜，不會苦澀酸腐。佳餚屬於不會長大的小小奇想。

歐貝萊看著漫天星塵。他平常只低著頭，注意周邊的潛在危險，他難得望向天空，特別是夜晚的天空。他視線轉向月亮，一個栗色的上弦月，還有一個銀白的「月亮」。

傳說以前沒有兩個月亮。栗色的那月亮像太陽一樣，每日隨時辰沉浮。而那銀白的月亮，它不會動，像北方那不會動的星，但它永遠在正上空懸掛著，永遠在那，永遠滿月，不論白天或黑夜。

有人稱它為第二月亮，神明——。雖然它在那後不知經過多少國歷都沒有活動，但每個時期，總會有強大的冒險者，傳送他聽到，來自它的神諭。

它已經離開歐貝萊的生活有段時間了，它今晚似乎離地面更近了。

「呦，神明啊。」歐貝萊抬起右手，食指指著銀白月亮。

「最近過得怎樣？」他微笑說道，眼神帶著一絲笑意。硬幣輕輕閃爍。

0 | 3 . 5 : 遙指明月

「戰鬥吧。像人類一樣戰鬥。即使迷失也要繼續向前。」——被遺忘的術士給孩子的最後話語。

「早知道就好好學解咒魔法了啊！」一位術士在戰場的夜晚罵道。

∴

她和丈夫是國家最強的冒險者之一，她是使劍術士，他是使杖的神父。他們被指派陪軍隊在戰場對陣魔物大軍。

當他們到前線後，那裡沒有魔物，而是暗魔法污染的屍體。

術士轉頭詢問將軍，只見士兵眼神空洞，身軀也為黑泥覆蓋。只是一群傀儡，暗魔法的傑作。主戰派的陰謀。

國王想和魔族建立外交。魔族不是魔物，他們有智慧，就像獸人，獸人偏向人，他們偏向獸。術士是王在王宮外的左右手，而主戰派要排除威脅。不是為了戰鬥，而是其它隱藏的密謀。

術士和神父背靠背，互為對方的掩護。

「可以吧？」神父鏗鏘有力地震聲詢問。

「把它們全部送回地獄！」雷霆充滿術士的劍。

∴

「不對，學了也沒用啊！」術士放棄般地抱怨了幾句。她感覺她的丈夫應該也沒有暗魔法的知識。

她的身體也被傀儡的汙泥侵蝕，她的伴侶躺在她身旁。不再有回應。整個戰場堆滿不會流血的屍體，人類、魔物的屍體。她知道她的時日無多。

她回想生命的歷程。母親的教導、成為冒險者、加入小隊、結為夫妻、育有子嗣。有遺憾的事情只剩一樣。

希望孩子們能互相扶持、好好長大啊。她內心默默許願。

「這種事別丟給孩子，自己去做啊！」她的一個孩子坐在一旁的屍體堆上吐槽著。兩人間陷入短暫的沉默。

「：你又偷聽別人的願望了？」

「剛好而已。」孩子將頭撇向一旁，說謊的人視線總會逃避。

「跟你說過這對成長很不好了吧！」術士起身揉捏孩子的臉頰。

「對ㄟ不ㄟ擠ㄟ」孩子邊被揉捏邊用滑稽的聲音回答。

術士再次對孩子露出笑容。「知道就好。」

「好了，許願讓我帶妳回去吧，主人。」

一個孩子，是她和伴侶所種的果實。另一個，是母親託付給她的任務。對她而言，兩個同樣重要。

「不了。」

「欸！」孩子沒預料到她會如此回答。

「這是暗影的詛咒喔，沒人會解除的，至少我認識的人裡。」

「至少先回去吧，總會有辦法的！」

「要是傳播給別人就不好了喔，況且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詛咒。」

「可是：至少：」孩子年紀不大，也想不出好反駁。

「我沒事喔。」術士摸了摸孩子的頭。「先回去吧，我待在這就好。」

「妳自己回去照顧她啦！」孩子不願意就此離去。

中間經過了陣短暫的沉默。

「這樣吧。」術士想到對付這孩子的方法。「讓我許兩個願望好嗎？」

「：說說看。」

「好好照顧她好嗎？代價嘛：讓你跟她結婚好不好？」

「什麼奇怪的願望啊」。孩子被逗笑了。「先說說第二個吧。」

「：戰鬥吧。」

「：什麼？」

「像人類一樣戰鬥吧。不當作是為了你，就算是為了我，為了我女兒。用戰鬥守護你願意展翅保護的人，好嗎？」

「：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能戰鬥吧？」

「知道喔。」術士知道，那種族的束縛。

「你也知道改寫世界的願望需要多大的代價，對吧？」

「知道喔。」術士也知道，母親告訴過她的，許願牆上被隱藏的願望。「將死之人的生命，你覺得夠嗎？」

「一個英雄的話，夠。」孩子不甘心地回答。「但我認為你是個逃避者。」

「至少我努力過了，對吧？」孩子無法反駁她的話語。

母親雙手環繞孩子，但沒有抱上去。「就算迷失也罷，迷失也要繼續前進，好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一段時間後，戰場上的遺體和亡魂少了一個。孩子細細咀嚼著主人的願望。他能感覺，現在的他，還是他，也不再是他了。他更像人了，他能戰鬥。

——魔法——

一陣低語打破沙場夜晚的寧靜。孩子警戒四周，試圖找出聲音來源。它來自四面八方。

——魔法無法拯救你——

被詛咒的屍殼重新站起來，慢慢包圍那孩子。

他以靈魂鑄成劍柄，願望形成鋒刃。倚賴生存的本能，不斷戰鬥著。

栗色的月亮移動了段距離，他不停揮舞手中的武器，直到屍體全數被魔法大地重新吸收。看著腳下不再有痕跡的戰場，他抬起頭望向天空，恢復他的理智。這是他第一次看向這片星空。

「…神明的詛咒…嗎？」

他也能感覺到，這不是人能掌握的詛咒，而有人學會了。他認定其為神明的玩笑，他不覺得神明會喜歡被竄改的規則，祂想引導這世界往祂所喜悅的模樣，而他搗毀了祂的計謀。

教會說天上那銀白月亮是魔力的化身，它的光芒將魔力賜福予智慧人。那孩子不這麼認為，說不定它也司掌暗魔法，誰知道呢？他只認識這一個神，教會束立的神。

「呦，神明啊。」他嘲諷地說道，將食指指向那不曾開口，不曾被見證的神。

「最近過得怎樣？」

0 | 4 : 終章：啟程

在建立通道後過了幾天。店裡收到了一封信，來自冒險者的聖城，來自流明家祖母的信。

祖母在知道自己女兒的結局後，決定由她繼續照顧兩位孩子。就像照顧當初夥伴託付給她的歐貝萊一樣。

「行李都帶好了嗎？」

「幫我：」流明基本不做家事，她連該帶什麼都不知道。

「你先挑一下要帶的魔法書吧。」歐貝萊習慣照顧她了，他將她的衣物收進袋中，順袋放了點小金幣作為保險。打火石、乾糧、帳篷、她的法杖等由他攜帶。雖然是跟著車隊前進，但他還是會未雨綢繆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他幫忙把流明挑選的魔法書也收好。

「好了，大概，吧？」她自己也不確定。

「那應該是好了。」

「對了，媽媽，她怎麼辦？」流明還不知道媽媽最後的結局。

「她自己會回來的。她之前也常不在吧。」

兩人走出店門，歐貝萊將營業的木牌轉為關店並鎖上店門。他帶著流明往西邊城門走去，那裡有今早出發的商隊，只要付錢就能搭上順風車。

之後的故事，才是他們故事的開始。講述這血脈的命運的故事。

後記

既然我寫的是輕小說，那當然得跟著加點後記吧！

這個故事，算是統合了我接觸動畫以來看過的各種故事混成的大雜燴，所以如有雷同，可能你猜對了，也可能是猜錯了。

我本身不是國文專業的，所以這故事九成九不會有續作了，只是想說既然有作業，那就來寫寫看吧。雖然跟正常輕小說比內容真有點少，看來我是沒什麼水字數天賦呢。

雖說不會有續作，但我還是抱持著故事會繼續下去的心態寫的，故事裡的廢話應該不多吧，我是這麼認為的。基本有提到的八成都是後面不存在的故事中會用到的元素，契訶夫之槍，是這樣的吧，希望我有做對。

就像標題的三一，我給主角這個稱呼，那他必然有對應的成就，雖然原本只預定有

子和靈，但既然是故事，我也會給予其父的任務的。

總之，希望你會喜歡這篇還沒開始就完結的故事，雖然我不知道到底有誰會讀到這就是了。

因為不會繼續寫，後面我就加筆把故事的結局放那了。比間章跟主線的關聯更沒關聯的故事。

??-??-??

／／宇宙模擬・時間匯流。狀態・終局。分類：可能的結局。宇宙編碼：P i (永恆)

／／狀態・被修改。修改者：未知／／

／／修改紀錄。時間節點・覆寫。代號・阿瓦隆／／

幾百年前，暗魔法代表的暗影被魔法代表的光亮驅散。世界不再有暗。

光是加，暗是減；光是創造，暗是湮滅。有光就有暗，這是原本的規則。

那天起，銀白月亮離開地球。它漂泊直至宇宙的邊緣。其光芒散佈於整個宇宙，不分星系，不分星球，不分生物。

不再有死亡的概念。死去的得以復活，新生的快速生長，所有生物得到永生，也不再長大。所有星球皆為宜居，宇宙不再有暗。

只剩一顆月亮，魔法的賜福變得微弱，人們重新開始發展科技，最終透過天文望遠鏡見證了月亮行的神蹟。人們稱其為旅行者。

而幾個月前，那旅者回到地球，將光能贈給最後一個星球。

艾爾的家曾是一個冒險者的家族，直到月亮離開的那時，他們不再戰鬥，也沒有需要戰鬥的事物。家族開始沒落。

現在的她住在郊區一座山的山腰，人跡罕至，她的家被給予守護公墓的任務。也不會有入想對公墓動手腳，有錢人不會葬在這裡。

她的家庭遠離家族，而父母也遠離了這家。他們將任務交給小孩，畢竟是無聊的工作，他們在城市探險。

艾爾在墓園附近弄了個小田，種種花草或植物，這是她少數的娛樂。有時候把玩家族傳下來的小方塊。

一個不詳的不定形小方塊。沒人知道它的用處，跟其他遺產比沒有任何價值，所以

它也傳到了這沒有價值的孩子這處。

那月亮回來後，墓地的人們逐漸爬了出來，一個一個離開了。不再有人葬在此處，但國家的薪水沒有停止發放，艾爾也沒有跟著離開的理由。她就在這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。

不再有死亡，人們不再懼怕，他們戰爭，他們殺戮，他們侵犯，因為不再有人會被給予法律的終極代價。

而無止盡的胡鬧後，各種物資被迅速消耗，雖然沒食物沒水也不會死亡，但人們還是為了這些東西戰鬥，為了證明自己更加獨特。不再有政府，人們各自為政，結成隊伍。有一天。三個男人組成的小隊來到艾爾的家，他們將這杳無人煙的地方視作戰利品，想以此為基地。

艾爾想要舉起鋤頭反抗，但她隻身一人，還只是個小女孩。
領頭的輕而易舉奪過她的武器，將她踹倒在地。

「不要！」艾爾舉起手掌想推開男子，但根本稱不上抵抗。
而小方塊回應了她。

被遺忘的力量在艾爾的手掌前自發成形。一發如軌道炮般的光束迸發，可使日月無光的黑色能量。光柱持續了數秒，直達天際。

能量消散後，艾爾和兩個男人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見。沒有上半身的雙腳。

死亡。幾年前已經被遺忘的，所有生物應有的結局。

兩個男人忘記去思考為什麼會有死亡，同伴的死讓憤怒佔據腦袋。他們同時衝向女孩。

女孩害怕地用雙臂護住頭部，這稱不上什麼防衛。

而方塊回應了她。

一把浮游鐮刀自發出現，精準收割兩個男子的頭部，然後變化成一把鏟子，將三具屍體葬在一旁的墓中，最後變回方塊回到艾爾身旁。

「∴」艾爾不知道該作何反應。她剛見證的一切，不是科學的結晶，而是超越現代最強大魔法師所能作的一切。

釋放煙火、填滿浴缸、使人漂浮、挖掘三米的深坑，這是現代最強魔法的極限，也是艾爾所熟知的魔法。

那魔方飄在空中，艾爾顫抖著，慢步向前，用食指輕戳那個魔方。方塊震動了幾下作為回應，這可嚇艾爾不輕，使她跌倒在地。

方塊飄到艾爾的手邊，她用雙手捧住它，而那魔方展開自身，化作一對護腕，自行套到艾爾的手上。

「∴你好？」艾爾象徵性地向這個不知是生是死的存在問好。而護腕也震動了一下作為回應。

艾爾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她很久沒跟人對話過了。

那魔方引領艾爾的手，撿起一旁的樹枝，在地上書寫。「你是我的後代嗎」。

「這個，你是祖先的遺物，所以，應該，是？」艾爾回想這個未知物的來歷後回答道。接收到回答後，護腕化成一個幽靈一樣，無法觸摸的人形，一個和艾爾差不多大，有著灰白頭髮的小孩人形。

「你好，女士。」那小孩向艾爾行了一禮。「我是偉大的許願龍。是你的什麼願望呼喚了我呢？」

「許願龍？」艾爾沒聽說過這種生物，月亮離開後，有魔力的生物近乎滅絕。「……是什麼？」

「總之，我能實現你的願望就對了。你是我的子孫吧，有什麼願望嗎？」

「願望？」艾爾歪了歪頭。她不曾有過願望，一棟房子、一個田地、和這公墓就是她生活的全部。

「沒錯，願望。成為最強，變得智慧，探索世界，只要能付出一點小小的代價我就能幫助你實現，感覺你是個很乖的孩子嘛！這是給你的禮物喔。」

艾爾想了想，她從前不曾想過她要什麼。她看下腳下，被未知力量燒灼的地面。她轉了轉頭，看到被樹木遮擋住的山下，混亂的城市，暴走的人群。她感覺到她該做什麼了。

她看向天空，改變一切的月亮，它在那裡。

「我們一起……」艾爾下定決心。「讓我們一起，把這個世界，燒成灰！」她興奮地說道。

那人形有點被這孩子不符合外表和個性的願望嚇到了，但他隱約感覺這不是個壞主意。

「在那之前……」艾爾的語氣變回有點被嚇到的小孩的口氣。「能先告物我，你的名字嗎？」

魔方化作的人形收起被嚇到的表情，向艾爾微笑。

「吾名歐貝萊，你呢？」